

江村是皖南古村落里一位斯文

的学子,基因源于南北朝文学家江淹。
清正智慧的江淹在宣城奉守“无

为而治”,可能影响了他的后世子

孙。江淹宣城派五世孙江韶,“饱读诗

书,习性好静,因宣城市居嘈杂,乃遍

游皖南名山”,当他“游黄山白岳,见

旌西金鳌山,峰峦回合,山水清明,环

绕双溪,别成一境,有蓬勃不可遏之

气,遂卜居焉。名其地曰江村”(《济

阳江氏金鳌派宗谱》)。

很显然,江韶就是一位处士,一位

有眼光有美感的隐者。

一个群山腹地的村庄因其居住者

姓江叫“江村”,在一千多年前的日

光里极其普通。它的意思等于是说,

这一方水土从今往后都供江姓子孙

繁衍了。从风水上说,“江村”之名,

弥补了山区缺水之不足。

有山有水有田的地方,农耕时代

就是一个理想的人居环境。江村“

峰峦回合,山水清明,环绕双溪,别

成一境”,历经1400年的时光,曾经

的地理格局并没有多少变化。江韶

眼里的风光,今天依然可以看到。

至于“蓬勃不可遏

之气”,那是天人合一的结果。

江韶的后代在江村

有滋有味热热闹闹地生活着,从唐

宋到明清至民国初年一路承前启后

欣欣向荣而来,先后出

进士、举人、博士、学士

127人。读书人多,至少可以说明家

族富裕重视教育,取得功名的人多,

至少可以说明读书

头的人不少。从前的

江村人除了种田还南

来北往做各种生意,他

们相同的个性是耕读

传家,亦儒亦商;他们

共同的志向是使自己的

后代业儒致仕,经商富

家。这样,江村一代一

代就有了广阔的发展

空间。所以,现在看到

的江村,依旧是有着书

卷气的古村;我们走过

的民居,可能就是当年

的书香门第官宦之家。

江村最著名的风景

自然是以聚秀湖为中心

的水口。那一方巨型

砚状之湖建于明代,汇

聚了双溪环绕之水。湖

左是狮山,湖右是象山,

湖后是峻挺的金鳌山。

狮山上既有海神庙又

有珍藏经史子集的

书院,象山鼻上是如

椽大笔般的文昌塔,

与笔配搭的是湖边的

世科坊,这样一来村

口的大片良田自然成

了一张硕大之纸。把

笔、墨、纸、砚设计

成村落水口,那就不

单是为了斯文的脸面,

而是寄寓后代子孙要

耕读传家。江村水口

出现的年代,江姓无

疑已出落成

一个远近闻名的望族

大姓了。明代旌德

知县、浙江东阳进士

卢洪春称江村为“旌

阳第一家”,此言不

虚。

与水口文房四宝相应

证的是江村山麓幽静

之处,分布着梅杏居、

桐竹居、松筠书屋、

鳌峰书屋、双凤书屋、

龙山书屋、汲古山房

等29处书屋、书舍、

桐竹居鼎盛时“从游

者众,斋舍六十余间,

至不能容。因材施教

,使人入自奋于学,往

往遥遥从附课,其高

材生居于后楼,多掇

科第”(《济阳江氏金

鳌派宗谱·旌川杂志

》)。包世臣所书《汲

古山房记》依然字迹

清晰地展现在江村碑

园中。沿着书舍、书

屋的脚步一路走来,

民国时的江村图书馆

藏书远近闻名;抗战

时的宣城六县联立中

学在江村办学8年,培

养学子8000余人。毫

不夸张地说,江村里

里里外外都被琅琅书

声包裹着,村庄在文

里,炊烟亦入诗。

这样的村庄,这样的

水口,文人墨客们写下

了这样的联语:

柳暗花明十里烟村

归锁钥,诗情画意一

支彩笔对湖山。

前陈玉案,后枕金

鳌,溪水环绕,千古

钟灵秀;

左拱黄山,右朝白

岳,烟岚远峙,万

载毓华。

江村水口就是皖南

古村落水口的一处

经典,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重风水

的人,自然把江村看

为上等上的风水

名村。江村水口,很

自然成了画册报

刊的点睛之作。有

故事的风景区才

经得起看,才能随

风远扬。不少人就

是为了看江村水口

风景才到江村来的,

他们到了江村之

后,才知道除了水

口这片风景之外,

还有更好看的

风景,还有更多

的沧桑故事可以

探寻。

如果说水口之外

的祠堂吧。江村

清朝人口最高峰

为全县五分之一

,达8

万之众。族众浩

繁,祠堂众多,孝

子祠、六分祠、

溥公祠只是8座

祠堂保存至今

的3座。祠堂是

申述报本之心

尽子孙孝情的

地方,是维系宗

族团结的纽带,

是讲伦理秩序

的课堂,还是执

行宗法家规的

场所。与祠堂

耸拔,堂皇闳

丽相映衬的是

卷帙众多的宗

谱,它们把慎终

追远的虔诚写

在砖木之上、

纸墨之中。《

济阳江氏金鳌

派宗谱》因为

偶然的一次机

遇,亮相于巴

拿马万国博

览会,由此演

绎出的轶闻趣

事难免被添油

加醋。

祠堂与宗谱相

关联的风景当

然是牌坊。父

子进士坊在老

街上立了500

多年,没有遮

掩的“青云直

上”,是昭示

后世子孙读书

致仕的一面大

旗。牌坊是一

个个段落。牌

坊、祠堂、古

宅都是江村这

篇文章不可缺

少的文字,在江

村画龙点睛。

笃修堂的文气

有些久远,江

希舜、江藩、

江珠们的时代

需要翻查典籍

,兄弟博士江

亢虎、江绍原

的轶事同样需

要百度,但老

宅的儒雅无需

翻查任何资料,

一呼一息之间

是能感触得到

的。

江泽涵院士科

学报国的故事

在故居或多

少有些展示。

1902年10月

6日,江泽涵

出生在江村悦

心堂。对于这

位我国拓朴学

奠基人的生平

与成就这里不

想重复介绍,但

我想引用先生

《我的童年》

里的一段文字

来看江村重教

之风给学子们

留下的刻骨铭

心的记忆:

我出生在安徽

别成一境是江村

◆方光华



稻香里的童年

◆彭昱生



故乡的记忆,从来都与一缕绵长的稻香紧紧缠绕。我生在皖中平凡的乡村,长在一片连绵起伏的稻田旁,从小到大,跟着父辈躬身田间,拔秧、插秧、收割、碾米,是闻着清浅稻香,吃着热腾腾的糯米饭长大的孩子。

漫漫岁月流转,四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走过万千烟火,看过四方风景,心底最柔软、最难忘的,依旧是童年里,漫山遍野、随风飘散的稻花香,那是刻在骨血里的乡愁,是藏在烟火里的温柔时光。

儿时的乡村,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没有高楼林立的拥挤,目之所及,皆是层层叠叠的稻田,一年四季,田野都有着不一样的景致,而稻香,从秧苗破土的那一刻,便悄悄漫遍乡间的每一个角落。

春日回暖,冰雪消融,沉睡了一冬的稻田渐渐苏醒,父辈们忙着整理田地,翻耕泥土,为育秧做准备。小小的秧苗,在湿润的泥土里悄悄萌发,嫩绿的芽尖顶着晶莹的露珠,一点点舒展枝叶,没有浓烈的香气,却带着泥土的清新、草木的温润,淡淡的清香随风飘散,漫过田埂,绕着村落,是最清新自然的味道。

那时的我,尚年幼,却早已跟着大人奔赴田间,学着做农活。春日拔秧,是童年最常做的事,光着小脚丫,踩在松软湿润的泥土里,

冰凉的泥水裹着脚尖,格外惬意。指尖抚过嫩绿的秧苗,轻轻一拔,带着泥土的秧苗便攥在手中,一根根,一丛丛,稚嫩的秧苗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不浓烈,不张扬,却沁入鼻尖,留在心底。

这时,田野的风轻轻吹过,整片秧苗随风起伏,清香弥漫在整片田野,蓝天白云之下,绿意盎然,碗中的乡村田野,就此铺就一幅温柔的田园画卷,连风里都是清甜的气息,让人满心欢喜。待到盛夏,稻谷抽穗扬花,便是稻香最浓烈、最醉人的时节……

稻穗悄悄抽出细碎的稻花,没有娇艳的姿态,却有着沁人心脾的芬芳,微风拂过,千亩稻浪翻滚,浓郁的稻香扑面而来,飘遍村落、飘满田间,深吸一口气,清甜温润的香气直抵心脾,扫尽所有燥热。傍晚时分,夕阳西下,晚霞铺满天空,我总爱独自走在窄窄的乡间田埂上,看稻浪翻滚,闻满院稻香。

田间蛙鸣阵阵,蝉声悠扬,此起彼伏,清脆悦耳,与阵阵稻香相融,成了童年最动听的歌谣。没有繁杂的琐事,没有尘世的烦恼,脚下是松软的田埂,身边是翻滚的稻浪,鼻尖是绵长的稻香,耳边是自然的鸣唱,整个乡村安静又祥和,宛若世外桃源,藏着童年最纯粹的快乐与安宁。

每到秋收时节,稻田褪去青

绿,换上金黄,沉甸甸的稻穗弯下了腰,漫山遍野一片金黄,稻香里多了几分成熟的醇厚,满是丰收的喜悦。我跟随大人们早早拿起镰刀,奔赴田间收割稻谷,镰刀挥舞间,金黄的稻穗纷纷倒下,醇厚的稻香愈发浓烈,混着阳光的暖意,飘满整片田野。

我跟在大人身后,捡拾散落的稻穗,看着汗水顺着父辈的额头滑落,淌进脚下的泥土里,才懂得每一粒稻米的来之不易。阳光洒在金黄的稻田上,洒在忙碌的身影上,田间满是欢声笑语,丰收的喜悦,伴着醇厚的稻香,藏在童年的每一段时光里。

收割后的稻谷,经过晾晒、碾磨,变成白白胖胖的大米,下锅蒸煮后,热气升腾,浓郁的米香满屋飘散,简简单单的白米饭,软糯香甜,是儿时最珍贵的美味。一日三餐,糯米饭滋养着我长大,稻香也从田间,融进了一日三餐,融进了烟火日常,陪伴我走过整个懵懂年少。

童年时代的我,从不知乡愁为何物,只觉得田间稻香,是寻常可见的风景,田间劳作,是平淡无奇的日常。总盼着快快长大,走出乡村,去看远方的世界。却不曾想,那段浸着稻香、伴着泥土、满是烟火的童年时光,成了往后岁月里,最珍贵、最难忘的回忆。

光阴匆匆,四十年弹指一挥间,世事变迁,岁月流转,我早已告

别年少,离开故乡,奔走在尘世烟火之中。每每重回故里,放眼望去,故乡的稻田依旧连绵起伏,田园风光依旧温婉如画,清风拂过,稻香依旧,田间的一草一木,一田一埂,都还是记忆里的模样。只是岁月更迭,田间种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唯有那缕稻香,历经岁月,从未改变。

如今,每每端起一碗热气腾腾的稻米饭,醇厚的米香萦绕鼻尖,脑海里便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童年乡间的模样:嫩绿的秧苗、翻滚的稻浪、绵长的稻香、清脆的蛙鸣、窄窄的田埂、忙碌的身影……一幕幕画面清晰如初,仿佛就发生在昨日。

原来,藏在乡间烟火里的稻香,早已深深烙进我的生命里。它不仅是田野的芬芳,是岁月的印记,更是我整个童年的底色。那一缕淡淡稻香,裹着儿时的纯真,藏着乡间的温情,载着故土的牵挂,在岁月里缓缓流淌,无论走多远,无论过多少年,都能让我找到心灵的归宿,想起年少时光,想起故乡故土。

岁月不言,乡愁绵长,历经世间万千滋味,最难忘的,依旧是故乡稻田,那缕清浅绵长、温润人心的稻香。那稻香里,藏着我无忧无虑的年少岁月,藏着我最纯粹美好的童年,更藏着我割舍不下的故土深情……



戈壁之晨

(版画)

作者:师晶,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中秋的距离

◆胡少石

即到中秋月圆时。圆月在天人在地,不妨就从天人相隔又相望开始,说一说“距离”话题。

对空间度量的掌握,曾经是人类认知进化历史上的重要标志,后来人们也借此来表达感情、时间,甚至心理的距离。

古人把“距离”这个词表达得最充分最热烈最淋漓尽致想必一定是中秋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传递了人类的共情;“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弥漫着游子对家乡的眷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亘着永恒的爱情;“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这是人类对自

己在宇宙中位置的自省与自觉。

同一段距离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长到横无际涯,短到生死相隔,正如台湾诗人余光中所感叹的,“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谁能说得清这里面有多少无奈,多少悲哀,又有多远路程,如何才能抵达?

再相见容易再难,一回头就是春秋。从前的日子很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工业文明改变了世界,邮轮、飞机、高铁拉近了人们的距离,互联网

则以信息流的方式建立了可以即时通讯交流宛如一室的地球村。以前因为距离而产生的一切的疼,似乎都可以得到化解,然而不:人们回家的时间更短了,亲人见面的次数更少了,即使面对面也往往相对无言,而在互联网上,人们转载、争执,他们说的却不尽是自己心里流淌出来的语言。在真实的世界里,人类为自己构建了一个虚幻的心灵孤岛。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明明你在我面前,却又渐行渐远。

然而爱的渴望从来就没有消失,茫茫人海中,孤独的灵魂在彼此寻觅,呼唤,接近。疫情防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提供了反馈与修

正的机会。人 and 人会被物理隔绝,但人 and 人却距离更近了,出现了更多的理解、同情、援助和温暖,我们终于认识到彼此是一个共生共存命运的整体,我们不需要那么多身外之物,那么多多自私自利,那么多互相伤害,只需要携手并进,迈向这个星球更美好的未来。时移则事异,事异则情变,情变则法不同。

月行中天,它洒下清辉驱除黑暗,它普天同照,它启示我们尽管有不如意时,但是永远不要放弃希望,它提醒我们无论远近,珍惜眼前人,也记住远方爱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人们啊,夜正长,路也正长。且行且珍惜。